
激情符号学

“懂得”之模态浅析——以王冕的故事为实例*

张彦梅

摘要：“懂得”（savoir）作为格雷马斯符号学理论五个模态动词中的一个，不仅是陈述活动的意蕴载体，也是话语中行为者的能力体现。一旦“懂得”被错误使用，信息交互便会面临挑战。因此，了解“懂得”的各种情况，对于客观地认知世界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意义。法国符号学家雅克·丰塔尼耶（Jacques Fontanille, 1948—）在格雷马斯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懂得”的义素、述真模态以及其与其他情感模态的相关性等理论论述。借助我国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故事，可以更明晰其提出的各种行为者所构建的“懂得”之位置的概念，并理解王冕故事中各个人物的“懂得”之选择，从而最终了解“懂得”在进入拓扑式的认识论体系时遇到的挑战——实现“懂得”共享。

关键词：“懂得”，情感模态，认识论，“懂得”共享

* 本文为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与法国里昂大学高等教育集团合作奖学金）的阶段性成果。

On the Modality “Savoir”: Wang Mian’s Story as an Example

Zhang Yanme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ive modal verbs of semiotic theory advanced by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Savoir” is not only a container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nunciation, but also a capacity of the actors in the discourse. Once “Savoir” is used incorrectly, the interaction of information will meet challenge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various situations of “Savoir” has methodolog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gain objective cognition. The French semiotician Jacques Fontanille (1948 –) proposed the sememe of the “Savoir”, the “modalité véridictoir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avoir” and other passional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A. J. Greimas’s theory. With the example of Wang Mian’s story in the classic Chinese book *Rulin Wai shi*, it is possible to illustrate Fontanille’s concept about “Savoir” positions constructed by actors, to understand their “Savoir” choices in Wang Mian’s story, and finally to clarify the challenge when the “Savoir” enters the topological epistemology system—“Savoir-partagé”.

Keywords: “Savoir”; passional modality; epistemology; “Savoir-partagé”

DOI: 10.13760/b.cnki.sam.202101014

“懂得”作为模态动词，可以通过修饰谓语动词来改变操作主体的行为。但若仅仅将“懂得”看作模态叙述句法中必要的模态动词，那么“懂得”便不可能进入其拓扑式、独立式的叙述程式中。然而，若利用“主体”和“对象”的附连关系，便可以将“懂得”确定为“主体”的“价值对象”，这样“懂得”就不仅是模态动词，还是意义的载体，其话语既可以表现主体所具备的“懂得”的操纵能力，又会表现为“懂得”在各主体间的传递。因此，“懂得”可进入多种认知主体（*sujets cognitifs*），例如“陈述发送者”（*énonciateur*）和“陈述接收者”（*énonciataire*）的叙述程式中来构建意义。

然而，在陈述活动中，主体的“懂得”会被不断地构建，最终可能达到

深入化和均质化程度。那么“懂得”的焦点问题是主体如何掌握知识吗？是主体如何避免智力的限制吗？还是主体想要最终构建一个客观的认知世界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懂得”就只是被看成信息所传递的内容，而上述问题就只属于哲学和其概念的外在认识论问题。相反，如果“‘懂得’被当成符号过程的占有者，那么这便属于话语的内在认识论范围”（Fontanille, 1987, p. 10）。因此，符号学的认识论便是话语中对“懂得”的构建研究，是对内在结构和认识论的探索。

本文拟通过分析《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故事，来更好地理解“懂得”的符号学概念和以“懂得”为轴心的符号学认识论体系。

一、王冕故事中的“懂得”元素

（一）“懂得”的符号学概念

符号学中的模态“懂得”，相当于我们古代汉语中的“知”“悉”和现代汉语中的“知道”“晓得”“懂”“明白”等。那么，如何从符号学视角来认识王冕故事中“懂得”的意蕴呢？

首先，从最简单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来分析“懂得”的存在方式和核义素，以明晰王冕故事中的“懂得”。作为对象，“懂得”在陈述活动中有两种存在方式：

一是“模态操作者”（opérateur modal），即“懂得做”（savoir-faire）和“懂得存在”（savoir-être），例如“王冕懂得读书”；二是“意义容器”（contenant du sens），是“意指内容的媒介，即对某一行为陈述的‘懂得’（savoir: faire）和对某一存在陈述的‘懂得’（savoir: être）”（Fontanille, 1987, p. 20）。例如：

（1）王冕懂得每天让自己放牛赚钱来读书。用陈述活动句法表示为 $S1 \cap O1_{\text{savoir}} : [S2 \rightarrow (S3 \cap O2)]$ ，这是主体王冕【S1】与懂得之对象【O1】的合取，而 O1 则是对每天让自己【S2 = S3】放牛赚钱来读书【O2】这一行为操作的懂得。

（2）吴敬梓知道（懂得）王冕懂得读书人不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用陈述活动句法表示为 $S1 \cap O1_{\text{savoir}} : S2 \cap O2_{\text{savoir}} : (S3 \cup O3)$ ，这是主体吴敬梓【S1】与懂得之对象【O1】的合取，O1 是懂得王冕作为主体【S2】与懂得之对象【O2】的合取，O2 则是对主体读书人【S3】与功名富贵【O3】析取

的存在状态的懂得。

通过“懂得”的存在方式可知：从主体角度，“懂得”并不单单属于陈述发送者，它还存在于文本中任何可能的主体中；从对象角度，“懂得”的区别并不是承载意义的容器的区别，而是内容和质量的差异。所以，在王冕故事中，对于“读书裨益”这一对象的“懂得”，主体既有王冕，也有像时知县一样将“读书裨益”和“功名富贵”相联系的读书人。此时，“懂得”与多个主体是合取关系。但是对于“读书裨益”的“懂得”是否是一致的呢？很显然，在陈述活动中存在着话语内容的差异。

因此可以根据主体和对象两个行为者角色更好地理解“懂得”的核义素：

一方面，在对象的引申 (*extension des objets*) 中，同一主体 A 会与多个懂得之对象 B、C 等相关。那么，此时对象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B、C 等多个对象作为相同属性对象，可以积累成一个集合体，例如主体 A 对获取金钱 B 和金钱 C 的懂得，最终将完成财富的积聚；第二种，对象 B 和 C 作为不同属性的对象，是主体 A 懂得的不同面，例如主体 A 懂得需要追寻幸福和金钱。因此，在同一主体这一限定情况下，“懂得之对象” (*objets-savoir*) 的不同可以反映主体价值观的不同，这是“懂得之对象”融合 (*r unification*) 与积累 (*accumulation*) 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懂得之对象’的融合与积累是‘非连续散在性对象’ (*objets discrets-discontinuit *) 的并联或串联形式” (Fontanille, 1987, p. 27)。王冕“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吴敬梓, 1958, p. 4)，这是王冕之相同属性对象——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是“懂得”的积聚。另外，王冕最初不断地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 (一种“懂得”)，而后，美景激发其学画荷花的兴趣，他不断练习是为了掌握艺术 (另一种“懂得”)。不同阶段下王冕探索不同属性的“懂得”，此时“懂得”作为“非连续散在性对象”与主体合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王冕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与不同的“懂得”进行的“精神性附连” (*jonction noologique*)，王冕作为“懂得之主体”决定“懂得之对象”是否要实现深度和广度的转换。“懂得”的不断积累体现出王冕的价值追求，表明王冕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嵌奇”，与其他读书人不同。

而另一方面，在主体的引申 (*extension des sujets*) 中，同一个“懂得之对象”会与多个主体相关。例如：我知道 (懂得) 你有一本中国文学书，小明也知道 (懂得) 你有一本中国文学书，所有人都知道 (懂得) 你有一本中国文学书。可以看出，“懂得之对象”——“你有一本中国文学书”，已实现

主体间的共享，但是只要在这同一陈述活动中存在某个主体不知道此对象，那么“懂得”的分享过程就未完成。正如王冕故事中的话语表现，虽然“求功名富贵”在翟买办和时知县之间实现了共享，但在王冕看来并不是这样，所以这种“懂得”是部分共享，并未实现完全的共享。而王冕这种“参与性附连”（jonction participative）的“懂得”正证明了这种“懂得”在共享过程中存在重大缺口，这是作者吴敬梓对此存在质疑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王冕的“懂得”是主体和非连续散在性对象之间的精神性、参与性的附连，即丰塔尼耶（Fontanille, 1987, p. 28）将“懂得”的核义素总结为：“懂得→精神性附连+散在性对象+参与性”。

以上分析，是针对“懂得”的核义素进行的，但“懂得”作为模态操作者，表现为“懂得做”和“懂得存在”，并有深度和广度的变化。因此，“懂得”也存在意指层级的变化。

接下来将对“懂得”的意指层级进行类义素分析，以探索王冕的故事中是否也存在“懂得”的不同层级。

根据丰塔尼耶在《懂得的共享》（*Le Savoir Partagé*, 1987, pp. 32-33）中的观点，可得出以下总结：如果将“懂得做”（savoir: faire）设为 n 级，那么“做”（le faire）作为“懂得之对象”，是主体处于“懂得之对象”的理解层（appréhension）； $n+1$ 级是主体外在显现上（manifestation）需要将“做”作为要构建成的“懂得之对象”，是主体对“懂得之对象”的优化（optimisation）； $n-1$ 级则是主体内在上（immanence）需要将“做”作为分析的“懂得之对象”，确定主体与“懂得之对象”是否完成（finalisation）结合。

同样，如果将“懂得存在”（savoir: être）设为 n 级，那么“存在状态”（l'être）便作为“懂得之对象”，是主体对“懂得之对象”的理解层（appréhension）， $n+1$ 级是主体对“懂得之对象”的集中（contention）， $n-1$ 级是主体对“懂得之对象”激情的调节（régulation）。

以简单行为操作“学习”为例，“懂得学习”是基础理解层 n 级，则 $n+1$ 级是合理地安排学习计划、掌握学习方法以探究如何优化学习， $n-1$ 级是分析“学习”这一行为并且去完成它。此时，相对于 n 级“懂得”， $n+1$ 级和 $n-1$ 级“懂得”作为主体的对象具备优化和完成认知探索的能力，在微观上是对意指的辨认和个体化，在宏观上是建构认知。因此，主体获得 n 级“懂得”后，应该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解释、观察和探寻，但并不意味着应对全部信息进行操作，主体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必要的“懂得”进行选择。

在“王冕辍学放牛”的陈述中，“懂得”的主要叙述程式为： $S1 \cap O_{\text{savoir}} : [S2 \rightarrow (S \cup O)]$ ，即王冕【S1】懂得去世的父亲【S2】使王冕和母亲【S】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这使他无法读书【O】。根据前文对“懂得”的意指层级介绍，这是n级“懂得”。文中王冕对现有情况进行确认、分析和观察，而后有了更深层次的“懂得”。通过“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荫树下看”和“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吴敬梓，1958，pp. 1-2），可分析出王冕懂得如何放牛却没有放弃对获取知识（一种“懂得”）的追求，他完成了对必要的“懂得”的选择，更懂得如何去优化环境和调整心情来“读书”，是n+1级“懂得”，也懂得具体实施步骤并最终实现“读书”这一行为操作，是n-1级“懂得”。因此，“懂得”的优化和分析可帮助主体解决困境。

基于以上对“懂得”的核义素和意指层级的分析，引用丰塔尼耶的总结图（Fontanille, 1987, p. 34），可完成对“懂得”的基本梳理。

在图1建构的“懂得”的意指层级中，“懂得”同样分为词语显现上的“懂得”（savoir de manifestation）和内在的“懂得”（savoir d'immanence），即通过分析“看起来像”（paraître）和“内在上是”（être）的关系，可以确定“懂得”的述真模态（modalités véridictives）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秘密”的或者是“虚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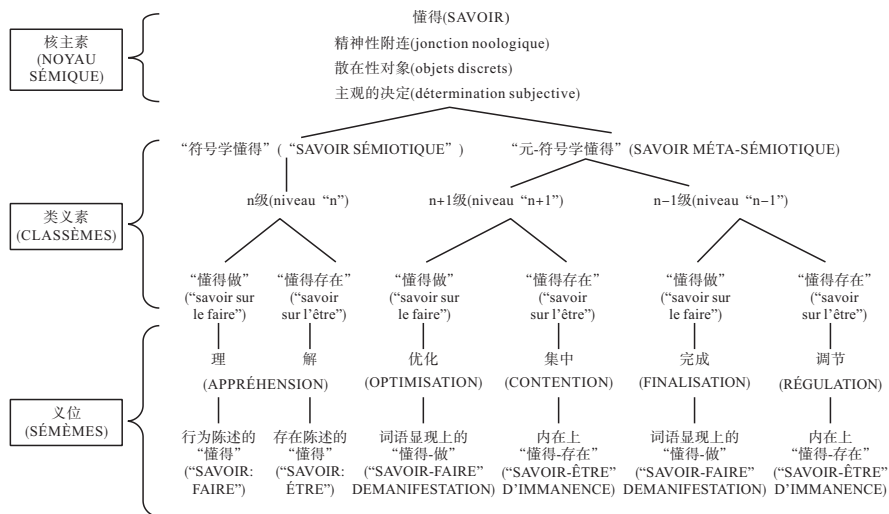


图1 “懂得”的核义素和意指层级

借用陈述句法，将“看起来像”和“内在上是”标记为：

- (1) $O1_{\text{savoir}} : (S2 \cap O2)$ ，是对某种状态的“懂得”；
- (2) $O1_{\text{savoir}} : [S2 \rightarrow (S3 \cap O2)]$ ，是对某种行为操作的“懂得”。

上述(1)和(2)中的 $O1_{\text{savoir}}$ 为词语显现的“懂得”，是“被参照性懂得”(savoir référé)，而 $(S2 \cap O2)$ 和 $[S2 \rightarrow (S3 \cap O2)]$ 是完成陈述活动的内在的“懂得”，是“参照性懂得”(savoir référent)。因此根据符号学矩阵，有以下述真模态 (Fontanille, 1987, p.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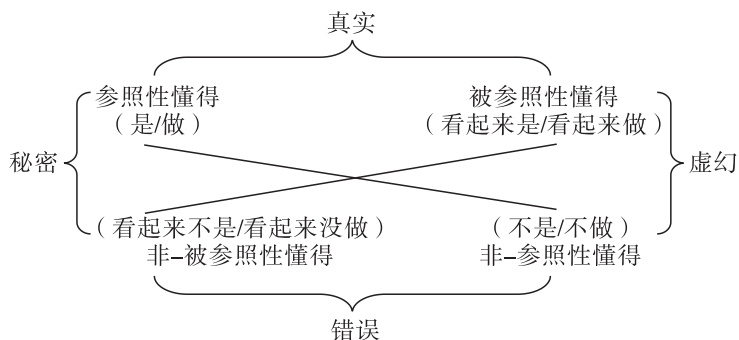


图2 “懂得”的述真模态

我们结合具体情况做一点分析。例如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若主体 A 疑似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症状，便知道（“懂得”）自己可能是（“看起来是”）新冠病毒患者，但经检测确定 A 为阴性，所以 A 知道（“懂得”）自己不是（“内在不是”）新冠病毒感染者，而可能是患有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这时 A 的“懂得”的述真位置是“看起来是”和“内在不是”的结合，处于“虚幻”位置，但这种虚幻会使 A 自己产生消极情绪，也会使身边的人对 A 产生信任危机。因此，医务人员为分辨相似而又不同的症状付出了巨大心血和努力。若主体 B 看起来没有任何病毒感染病状，便知道（“懂得”）自己不是（“看起来不是”）病毒感染者，但经检测，B 知道（“懂得”）自己是（“内在是”）阳性无症状感染患者。这时 B 所处的述真位置是“看起来不是”和“内在是”的结合，处于“秘密”位置，但这秘密的存在可能是感染他人的隐患，所以寻求秘密的真相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无论“懂得”是处于“虚幻”还是“秘密”位置，都是处于模糊状态，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卫生安全等隐性问题。可见，探索“懂得”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对于科学地认知世界、解决潜在危机大有裨益。

(二) “懂得”与其他模态动词的关系

在陈述活动中,模态被用来修饰行为者角色牵连形式的可能性,例如法语中的五个模态动词“想要”(vouloir)、“应该”(devoir)、“能够”(pouvoir)、“懂得”(savoir)和“相信”(croire)可以作为牵连形式进入陈述活动中,“这些模态可以调整被称为能力的潜在性状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它们的谓语动词来影响陈述行为和陈述状态”(Greimas, 1983, p. 77)。简言之,模态化可以借助模态动词修饰谓语动词,以改变操作主体的行为。

其中,“‘懂得’‘想要’和‘能够’的获取是对行为者角色的辨认,它是‘自立的’(autonome)。而‘应该’,作为多种因素决定的模态,行为者角色的辨认是‘他性的’(hétéronome)”(Coquet, 1984, p. 11)。

但是,“懂得”即使有自立性,仍与“情感”和“行为”发生内聚,即与情感维度和语用维度有相关性。因此,有必要通过与其他模态动词的区别和结合来掌握“懂得”的情感维度和语用维度。

首先,浅析“懂得”与“想要”的区别和联系。

根据格雷马斯(A. J. Greimas, 1917—1992)和丰塔尼耶合著的《激情符号学》(*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1991)中的观点,“想要”和“懂得”都属于内源性模态(modalité endogène),由主体自发产生。但“想要”是潜在性模态(modalité virtualisante),而“懂得”是现时性模态(modalité actualisante)。从对“懂得”的符号学概念的分析可知,“懂得”是主体与对象的“精神性附连”,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正是与“想要”的结合。所以,“想要”作为操作主体的潜在性操纵者,与“懂得做”进入“懂得”的 $n+1$ 级优化层和 $n-1$ 级完成层,是始动性(inchoativité)行为。利用符号学矩阵,丰塔尼耶(Fontanille, 1987, p. 47)将“懂得做”的相反面和矛盾面与“想要做”进行如下组合:

- (1) 想要做+懂得做→坚定;
- (2) 想要做+不懂得不做→自发性;
- (3) 想要做+懂得不做→躲闪;
- (4) 想要做+不懂得做→不知所措。

通过两种模态的结合,可以看出在(1)和(2)模态组合控制下的主体体现了行为的承担,而在(3)和(4)的组合中主体出现了行为抑制,这是“懂得”在情感维度中的体现。

在“王冕湖边画荷”的故事中，主体体现了强烈的“想要”模态。此阶段主体的“懂得”为： $S1 \cap O_{\text{savoir}} : S1 \cap O_{\text{vouloir}}$ ，即王冕【S1】懂得自己【S1】想要画荷花【O_{vouloir}】。通过王冕的心理活动“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吴敬梓，1958，p. 3），可知王冕对画荷花是“想要做”与“不懂得不做”的结合，是自发性的兴趣使然。因此，“想要”占据控制地位，进而操纵行为主体实现操作。但为什么在此之前并未出现“想要”的情感呢？追溯原文，是大雨过后美景所致。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视、听、嗅、触等感觉^①可带给身体惬意或不悦的自体感受，正是当时的美景使王冕愉悦并且赋予其积极的“想要”。可见，美好的事物可以刺激主体愉悦的情感，“懂得”的活跃性也因此变强。

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虽然不懂得画荷花却积极地想要做，是行为主体的自发行为。另外，他想要读书，也懂得如何读书，但懂得不用读书求功名。这正体现了“想要做”和“懂得做”的“坚定”，以及“想要做”却“懂得不做”的“躲闪”。而这种“躲闪”则体现了王冕拒绝功名的抑制行为，是不随波逐流的崑奇磊落和不媚世俗。

其次，探索“懂得”与“相信”的相关性。

根据格雷马斯的著作《论意义Ⅱ》（*Du Sens II*，1983）中的观点，“相信”（croire）是先于并包含“懂得”的。“懂得”不可避免地会在认知过程中遇到评判，进而会对“懂得”做出结论并可能将其转化为“相信”，而这种“相信”将会是主体间信息传递的前提。但是“懂得”和“相信”之间究竟在意指内容上相差什么呢？“懂得”属于认知层面，而“‘相信’融合了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Fontanille，1987，p. 56）。正是由于“相信”在这两个层面的结合，当主体辨认“懂得”的时候，不仅会选择认同或者是融合，也可能会有对其产生怀疑或者是分离。另外，“‘懂得’作为价值对象，是主体获得和建立的，而‘懂得’的发送者则是将其融入了‘相信’才完成了和接收者的信息交换”（p. 54）。

主体确认了“懂得”，便意味着“懂得”是“能够存在”（pouvoir-être），即能够独立于主体并展现“懂得之对象”的固有特性，具有客观性。而“相信”，则是主体认为价值对象（“懂得之对象”）“应该存在”（devoir-être），

^① 根据丰塔尼耶的著作《身体和记号：身体的外在形象》（*Soma et Séma. Figures du Corps*，2004）的观点，感觉（sensation）和激情（passion）不同：前者属于审美感觉维度（dimension esthétique），即对外在世界的外感性（extéroceptivité）和对内在世界的内感受性（intéroceptivité）；后者属于情感维度，与自体感受（proprioceptivité）有关，有操纵内在和外在世界感知的能力。

所以在发送信息时，会融入主体的个人价值观以确保信息的价值，具有主观性。借助圣经的传播可以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圣经作为意义载体，可以在不同价值体系中的行为者角色间进行传播，但是意指是不同的。在无神论的文学评论者中，圣经作为文学作品，其隐喻、叙事和诗性等都将“懂得”展现为客观性存在。而在基督教徒间，圣经是依靠和信托，主体在发送信息时，会融入对耶稣的情感，保证在传递“相信”时神的荣耀无缺损。可以看出，“相信”在“懂得”的内容中融入了情感层，使传递更具稳定性。

“懂得”和“相信”的比较让我们更加确定对“懂得”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对科学和教育文本的话语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对直接传递知识的文本的研究。而对蕴藏着社群的意识危机、秘密感知和记忆的文学文本的研究，将会得出真正具有传奇性的认识论，并可以帮助解决更多疑难复杂性问题。因此，对《儒林外史》这种间接传递信息的文本的研究，便具有探索作者创作意图和揭露深层意识危机的现实意义。而在王冕的故事中，从翟买办和时知县的角度来说，他们作为认知主体，实际上已经将“以官场为核心的利益关系”和“功名富贵”奉作信条了，已经将这种“懂得”融合于情感成为“相信”，所以认为作为受赏识的读书人的王冕应该以官相与。但是，这种蕴含了“相信”的“懂得”并未与王冕达成共识，所以时知县便“心中恼怒”，认为“此人不中抬举”。可以看出，具有相同身份的读书人之间，即时知县和王冕之间已然存在意识内容的对立。因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后续的文本创作中，需要通过各个行为者的叙事行程，进一步确认读书人的“相信”是否存在危机。

最后，需要探讨“懂得”与“能够”的相关性。

根据《激情符号学》中的观点，“能够”和“懂得”都属于现时性模态 (modalité actualisante)。但是，“能够”是外源性模态 (modalité exogène)，主体的操作受多种外在条件影响，而“懂得”是内源性模态 (modalité endogène)，主体的行为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在主体获得现时性的‘懂得’后，便可以对其是否‘能够存在’进行‘相符度评判’ (jugements d'adéquation)” (Fontanille, 1987, p. 60)。因此，同样利用符号学矩阵，丰塔尼耶 (Fontanille, 1987, p. 60) 将“能够存在”的相反面和矛盾面与“懂得” ($S \cap O$) 进行以下结合：

- (1) ($S \cap O$) + 能够存在 → 承认“懂得”；
- (2) ($S \cap O$) + 能够不存在 → “懂得”存在争议；
- (3) ($S \cap O$) + 不能够不存在 → 肯定“懂得”；

(4) $(S \cap O) + \text{不能够存在} \rightarrow \text{驳斥“懂得”}$ 。

借助“地心说”到“日心说”的演变，可做简单阐释。“地心说”作为“懂得”，在古希腊流传并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探测工具的不断进步，被“相信”控制的“懂得”从承认“能够存在”，到经历哥白尼的质疑“能够不存在”，最终通过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论证和开普勒对“日心说”的完善，才驳斥“地心说”为“不能够存在”并肯定了“日心说”的“能够存在”。

在“王冕指陈八股之弊”的故事中，王冕“懂得”的叙述程式可描述为： $S1 \cap O_{\text{savoir}}: [S2 \rightarrow (S3 \cap O)]$ ，即王冕【S1】知道（“懂得”）统治者【S2】使读书人【S3】以八股文取仕【O】。但王冕对所获取的“懂得”无法进行优化，因为他是统治者麾下的平民，并无话语权，所以他只能对此信息进行认知判断：“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吴敬梓，1958，p. 13）因此，在王冕看来，这种取士之法是“不能够不存在”的，是要被质疑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S2】在制定八股取士之法前，曾以吴王的身份向王冕请教过“何以能服其心”，王冕传递给吴王的“懂得”为“若以仁义服人，何以不服”，但显然吴王最初“点头称善”是将“仁义”解释为“八股取士”了。那么，根据“懂得”的述真模态，吴王获取的“懂得”是“看起来是”和“内在不是”结合的“虚幻”，这更加明确吴王的“仁义”之法是存在不确定性的“能够不存在”。但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吴王后来成为权力的中心，要将他的“懂得”完全驳斥为“不能够存在”，仅凭王冕一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因此，作者吴敬梓要完全全驳斥统治者的意图，必然需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综上所述，一个确定而不可动摇的真理需要不断突破之前的“相信”其“能够存在”的桎梏，需要经历质疑和否定等艰难的叙事行程，需要通过补充、再拥有以及行为者角色的再判定，才能最终证明一种“懂得”是否是“能够存在”的。这过程中会有主体的放弃和再次认知，也印证了牛顿的那句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每个真理的获取都是主体的不断否定、不断实践和不断创造的过程。

二、王冕的故事中各行为者角色的“懂得”之选择

正如陈述活动有语用、激情和认知三个维度^①，符号“懂得”作为价值对象，也会在陈述活动中的不同维度下呈现出拓扑式选择。而“‘懂得’的话语表现并不只是信息传递和分享的技巧，也包括挑战、价值、危机和解决方案”（Fontanille, 1987, p. 88）。但是，这种挑战、价值和危机等正产生于陈述活动中各行为者角色对“懂得”的选择。

在陈述活动中，陈述发送者与认知主体并不总是同一个施事者^②，陈述发送者的“懂得”与认知主体的“懂得”不可避免会存在差距和矛盾，即“认知离析”（débrayage cognitif）。“离析”不仅是“懂得”的映射，也是“懂得”的同位素性断裂，展现出多样性特点。正如高概（Jean-Claude Coquet, 1928—）在《话语与主体 I》（*Le Discours et Son Sujet I*, 1984）中指出的那样，话语中的角色转换是主体或对象的短暂性身份变化。因此，“在话语中重新建立的一系列身份，是存在开始、过程和结尾的，这便意味着一个身份会展现多面性”（Fontanille, 1987, p. 68），而“从一种‘懂得’到另一种‘懂得’是由‘离析’（débrayage）和‘接合’（embrayage）操作决定的”（p. 19）。因此，若要实现行为者的“懂得”的唯一性，必然要经历复杂的“离析”和“接合”操作。但是，因为陈述活动中的人物可代表多个行为者角色，例如文本作者是陈述者，是信息的发送者也有可能是信息的接收者，所以为了避免分析过程因使用不同术语而混乱，有必要在“懂得”的陈述活动中引入两个行为者角色：第一个是观察者（observateur），即“懂得之对象”的接收者，他懂得有某事要“懂得”；第二个是信息发送者（informateur），即“懂得之对象”的发送者，他懂得有某事要使人“懂得”。

信息发送者需要保持内容的客观性。强客观性体现了内容的唯一性，实现了信息发送者之间的接合；而弱客观性证明内容的多样性，信息发送者之间存在离析。观察者作为信息的接收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懂得”内

① 根据丰塔尼耶的著作《话语符号学》（*Sémiotique du Discours*, 1999）中的观点，话语构建了语言活动的三个维度，即语用维度（dimension pragmatique）、激情维度（dimension passionnelle）和认知维度（dimension cognitive）。语用维度与状态和行为转换有关；激情维度与惬意和不悦有关，影响存在；认知维度与内在的认识论有关，目标是在建立认知结构过程中确定意义。

② 同一个施事者（acteur）可以占据多个行为者（actant）位置，而一个行为者也可以存在多个施事者。

容。强主观性体现了“懂得”的一致性，实现了观察者之间的接合，而弱主观性证明“懂得”出现了分歧，观察者之间存在离析。因此，根据每种操作可建立如图3所示符号学矩阵（Fontanille, 1987, p.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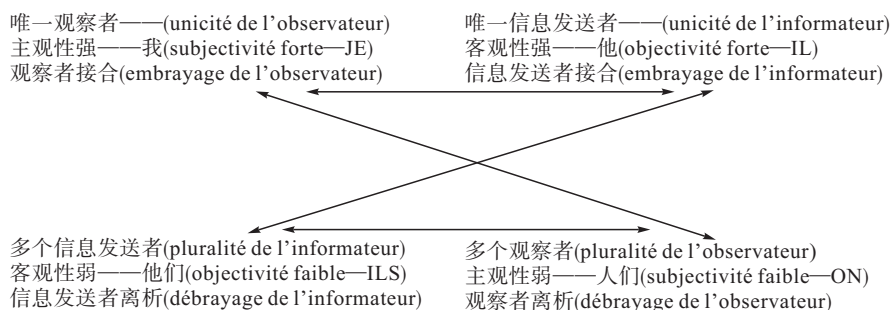


图3 信息发送者和观察者的“懂得”之位置选择

图3中双箭头表示：“‘观察者’和‘信息发送者’的角色位置是可逆的”（Fontanille, 1987, p. 77），即“懂得”并不是始终专属于某一行为者，角色是可以转换的；“‘唯一’和‘多个’也是可逆的”（p. 77），即每一个“懂得”都是行为者经历多次叙事行程的结果，有可能“唯一”的“懂得”在确定之后被质疑成“多个”，也可能“多个”的“懂得”在不断选择后成为“唯一”。图3中，“懂得”的操作选择决定了不同的位置，而以下的位置组合可以判定内在的话语参照体系：

第一，复合项（le terme complexe）。观察者接合和信息发送者接合的操作组合，是唯一信息发送者传递给唯一观察者，是整体现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便是以此为认知目标。

第二，中性项（le terme neutre）。观察者离析和信息发送者离析的组合，是多个信息发送者传递给多个观察者，是新实证主义，也就是处于此位置下的陈述活动需要不断地实践才能确定“懂得”的真实性。处于此位置的话语参照体系是最悲观的，因为它并未完成话语。

第三，左项（le terme de gauche）。观察者接合和信息发送者离析的组合，是多个信息发送者传递给唯一观察者，观察者占据主导地位，是理想主义和唯我主义。此时，在所观察的“懂得”未被确定“真实”的情况下，唯一的观察者便终结和决定了话语。

第四，右项（le terme de droite）。观察者离析和信息发送者接

合的组合，是唯一信息发送者传递给多个观察者，是客观现实主义，真实的同质性在观察没有减少的情况下保证了对立性。(p. 79)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话语的认知参照，并不能直接作为对某种价值和社会文化评判的工具，不能不结合具体形势和条件就妄论某种“懂得”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因此，接下来，笔者将以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故事为具体研究对象，更好地明晰“懂得”在话语认识论体系中的操作。

王冕的故事乃《儒林外史》的开篇文章，作者吴敬梓以“楔子”为其命名，“敷陈大义”证明作者作为陈述发送者和信息发送者传递内容，而读者作为陈述接收者和观察者接收并辨认内容。因此，从开篇题目中便需要关注信息发送者想要将信息内容传递给哪类观察者^①，需要确定这目标是传递给当下看《儒林外史》的“我们”，还是传递给具有某种身份特征的“他们”。

开篇，吴敬梓借用一首词直抒胸臆：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1958, p. 1)

在上述陈述中有同样的价值对象——“功名富贵”，有同样的叙事行程——“费尽心机”和“舍著性命去求他”，从“总”和“自古至今，那一个”也可看出行为主体是一致的。但是从“把流光误”和“味同嚼蜡”的词语表现中可看出，作者对“功名富贵”的评判是消极的。因此，在获取“懂得”的过程中，“自古至今，那一个”作为对“功名富贵”的观察者是接合的，而此时作者同样作为观察者却和前者存在着“懂得”的差异。所以，这种“懂得”的对立便是作者创作意图的根源，而其文本创作的目标对象便是与其“懂得”对立的读者。

因此，在下文“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嵌奇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吴敬梓，1958, p. 1)中，“虽然”一词转笔，表明了王冕与“自古至今，那一个”存在“懂得”的对立，以及与作者“懂得”的契合和共享，并且“嵌奇磊落”一词表明作者对王冕持有的“懂得”是赞赏和

^① 文本的设定目标，便是通过文本可以传达给某个行为者某种意指。因此，陈述发送者的目的是使陈述接收者能懂得其意指，准确地说目标对象即为“读者-模型”(lecteur-modèle)，是某类带有身份标记的读者，或者是某类观察者。

肯定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知，在文本主角王冕进入陈述活动之前，作者与“王冕”和“自古至今，那一个”存在对“功名富贵”的“懂得”的差异和对立。因此，王冕在故事中表现的“懂得”的对立面便是作者的对立面。那么，根据“懂得”的对立，可以建立具有不同身份特征且对立的两组人物，即第一组为作者吴敬梓和王冕，第二组为翟买办和时知县。通过分析王冕的主要故事，可以建立以下两种“懂得”的陈述活动：

- (1) $S1 \cap O_{\text{savoir}} : S \cap O1, S1 \cap O_{\text{savoir}} : S \cup O2;$
 (2) $S2 \cap O_{\text{savoir/croire}} : O_{\text{devoir}} : [(S \cap O1) \rightarrow (S \cap O2)].$

在(1)中，S1为“作者和王冕”，S为“读书人”，O1为价值对象“知识”，O2为“功名富贵”，即作者和王冕懂得读书人是以知识为目标，但并不以功名富贵为追求。在(2)中S2为“翟买办和时知县”，S为“读书人”，O1为“知识”，O2为“功名富贵”，即翟买办和时知县懂得甚至相信读书人获取了知识便应该求“功名富贵”。王冕拒赴官约，正体现了这两组“懂得”的对立。此节选中，王冕的“懂得”为： $S1 \cap O_{\text{savoir}} : O_{\text{vouloir}} : [S2 \rightarrow (S3 \cap O)]$ ，即王冕【S1】知道（“懂得”）翟买办和时知县【S2】想要促使王冕【O】和他们倚仗的危素【S3】结交。但是，因为王冕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过前瞻性分析，“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吴敬梓，1958，p.9），这便与作者描述的王冕——“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p.4），存在“懂得”的对立。王冕选择“懂得不做”而拒绝结交，保持距离“躲避几时”。因此，对于同时作为观察者的翟买办、时知县和王冕而言，对“求功名富贵”这一“懂得”的观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导致主体交互中出现分歧和矛盾。从观察者和信息发送者的可逆性角度来分析，他们又可以作为“信息发送者”传递所获取的“懂得”，但是很显然，传递的“懂得”必定也是离析的。

综上所述，作者借王冕的故事传递的“懂得”，与像时知县一样的读书人的“懂得”是对立的，即信息发送者是离析的。同样，他们共同作为读书人对于“求功名富贵”这一“懂得”的观察，也存在“懂得”的不唯一性，即观察者的离析。因此，在王冕故事中，各行为者的“懂得”之选择是观察者离析和信息发送者离析的组合，是多个信息发送者传递给多个观察者。进而可说明，必定需要不断地实践和论证读书人对“求功名富贵”的“懂得”，才能判断其是否为积极且正确的。

因此,从整个文本的话语表现可看出,吴敬梓的创作意图便是以王冕故事为起点,揭露这一“懂得”的“能够不存在”,并不断例证其共享存在断裂性,且需要不断探讨和求证。然而,从吴王八股取士的决策还可以看出,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这便使王冕故事中这个存疑的“懂得”论证过程漫长而艰难,只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探索“懂得”的真实性,才能明晰其共享所带来的挑战和意识危机。

三、结语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多极化变化之中,面对的是文化多样化、意识多形态和认知多元化的发展挑战。根据“懂得”之位置参照,世界上的“懂得”存在多个信息发送者和多个观察者,“懂得”难以实现唯一性共享。但是,简单地评断此为悲观消极的社会现象,是正确且科学的吗?每个自由个体特色的充分展现和多个民族文化的文明碰撞,难道不也是纷繁多彩的吗?因此,当我们对某一种“懂得”进行评判时,不能简单地以偏概全,用不明确的身份特征来妄下结论。比如说“法国人很浪漫”,是否考虑过分析样本足不足够?是否所有法国人都具有“浪漫”的特征?是否这种一致性的“懂得”共享也掩盖了真实?“从符号学角度来说,陈述活动的参与者之间,‘懂得’的兴趣在于分析是否‘懂得’被曲解,是否因分歧而未达成共享。”(Fontanille, 1987, p. 9)可见,共享是“懂得”的目标,也是挑战,但需要注意的事实是:“懂得”可以共享,但这共享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需要在话语的认识论体系中经历复杂且不断的离析和接合操作才可能实现。

在实现共享的复杂操作中,不管存在唯一还是多个信息发送者,观察者都不应该主观地盲目信从和评判,而是应该通过不断辨认、不断实践,来客观地对“懂得”做出述真模态的判断,以寻求真理。正如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所说:“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而“懂得”的符号学解读,正是一种客观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懂得”解读为“知识”之符号,它作为符号系统中行为者角色的占有者,在语用维度、激情维度和认知维度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另外,“懂得”这一符号在中国的儒学中即“知”,是“格物致知”论的重要概念,在个体和社会意识的构建中占有根基性地位。因此,探索“知”(“懂得”)的问题,有助于理解某一文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探索人类的认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n级“懂得”)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更从容地面对未来民族和世界问题的挑战，以优化（ $n+1$ 级“懂得”）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分析解决（ $n-1$ 级“懂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懂得”是挑战，也是机遇。

引用文献：

吴敬梓（1958）. 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程十髮，插图）.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Coquet, J. - C. (1984). *Le Discours et Son Sujet I*.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ck.

Fontanille, J. (1987). *Le Savoir Partagé*. Paris-Amsterdam: Hadès-Benjamins.

Fontanille, J. (1998).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Limog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moges.

Fontanille, J. (2004). *Soma et Séma. Figures du Corps*.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Greimas, A. J. (1983). *Du Sens II*. Paris: Seuil.

Greimas, A. J. & Fontanille, J. (1991).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Paris: Seuil.

作者简介：

张彦梅，里昂第二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情感符号学。

Author:

Zhang Yanmei, Ph. D. candidate at 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 2. Her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s of passion.

Email: zhangyanmei1103@163.com